

御選明臣奏議

卷五
卷六

御選明臣奏議卷五

乞取回中官王敬疏

成化十八年

王恕

臣始爲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處地方饑荒軍民流亡
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
齎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旣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
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于江南收買玩好之
物雖未委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
十錢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老稚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不可勝數臣奉敕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

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王敬此行爲賑濟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蒙再造之恩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爲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費卻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

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褶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爲堯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

豈忠臣乎非惟有愧于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于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陛下留神深思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疏入帝召敬還

陳治安疏

成化十九年

王恕

臣聞邇者敵人入侵內外戒嚴朝議以各邊軍餉不足也旣遣官以糴買之以京營軍士不足也復遣官以清查之又以內帑銀物不足也而出征官軍無厚賞方今天下一家海內一國以言乎糧餉漕運之轉輸陸路之

飛輓非不多也以言乎銀兩鑛場之開辦糧草之折納非不廣也以言乎軍馬在京有四十餘衛所又有外衛番上之役到營而操練分將以統領非不衆也夫如是宜乎廩有餘粟而不可勝食矣庫有餘財而不可勝用矣軍士多且精而所向無敵矣奈何一旦有警輒見不足蓋承平日久安不慮危糧費于冗食財費于侈用軍疲于差占若王師不早出敵人不早退臣恐不止口外之被擾邊民之被擄其爲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今敵人遠遁王師凱還此實皇上聖德格天天道助順將校

用命之所致也然目前似無事矣臣不敢保其必無事似可安矣臣不敢保其必可安若謂敵人既遁必不來也臣不敢保其必不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此臣等居高位享厚祿爲國股肱者所當致意也伏望陛下當此閒暇之時敕令諸司明其政刑量減在官冗食之人申嚴冒報功叙之罰重名器抑奔競則不加賦而糧自足矣少作無益之事不貴無用之物慎賜賚節用度則不厚斂而財自足矣免畚土輦石之差嚴私役買閒之禁時教

閱養銳氣則不招集而軍自足矣三者旣足則元氣自壯根本自固邪氣自不能入外侮自不敢作設有邊報需軍馬卽有軍馬需糧草卽有糧草需賞賜卽有賞賜剋期以出相機而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敵之不可破而何功之不可成哉苟不撙節愛養于平昔及其事至而欲取辦于一時臣未見其濟也此國家之大計廟堂之上必有以處之也若無待于臣言矣今臣言之者亦區區爲國之心也惟聖明恕其狂瞽而裁察之幸甚疏入帝從之

制治保邦疏

成化十九年

王恕

臣聞周官有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誠以未亂而制治則必不至于亂未危而保邦則必不至于危使已亂而制治雖勞心經營終不能救其亂已危而保邦雖極力扶持終無以免其危此往古已驗之實事非俗儒閒談之空言也臣不敢遠舉姑以近事言之宋徽宗初年天下太平蔡京倡邪說勸上作玉清神霄等宮崇信道士林靈素以朱勔領花石綱加以梁師成專務應奉是以民窮財盡政事不理國勢不競遂致方臘之亂而

成靖康之禍方其初也使納言者之諫罷前項無益之事專以節用愛人爲心使百官和于朝萬物和于野宋豈有衰乎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寧謐國勢若金甌之完全無纖毫之缺損又況皇上聖德寬仁神武不殺上合天心下合民心禮樂法度之巍然典章文物之煥乎可謂治且安矣宜若可無慮矣然古人有言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治之極者亂之始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憂也陛下雖精一執中無怠無荒第左右之人感戴聖恩思欲報之而不得其道崇飾非禮取容干進誠恐浸潤日

久嗜慾日滋糜費日多財用日屈民日益窮事日益壞
卽不幸有數年之兵數年之荒不知何以爲計欲如今
日之安欲無後日之悔恐未能也此臣之所以願陛下
制治于未亂之時保邦于未危之日以隆聖明萬億年
無疆之丕緒也伏望陛下以古爲鑑仍敕多官會議制
治保邦之條件採而行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疏入
帝不納

陳政治終始疏

成化二十一年

彭韶

臣伏觀詔書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

無隱臣忝備員風憲之官幸遇聖明憂治之日不敢自
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
始爲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
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
者星變旣發于歲暮又形于正旦此天心仁愛之至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于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
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于此豈無意哉昔唐
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
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爲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

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于歲首廣開言路
禁止奢侈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
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于
聖明者不止于前數事也臣伏見陛下至聖至明若俯
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
倫攸敘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
侍近臣進用稀簡陛下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于近年
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于古未見其
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

所請輒從此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
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洞察
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
定制以傳于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
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陛下儉
約之德已著茲者鎮守內外等官間有進奉仍照天順
三年以前例行竊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
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必皆減膳徹樂豈宜轉令進
奉此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

之財以充進奉之名豈有出自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將此項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陛下用人詳慎至于近日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大臣無故而加之保傅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于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

望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力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卽其已往而慎于方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于後世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隕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山陝救荒疏

成化二十二年

王恕

臣伏聞邇來禮部因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災傷題請查例令僧道關給度牒就彼納米給賑又聞湖廣

鎮守太監韋貴奏稱飢民南流日有萬口請通行該巡撫將新舊流民招撫復業又聞大學士萬安等奏令生員納米准監民人等納米准授軍職俱赴災處上納給賑又聞差侍郎耿裕等祭告嶽鎮河海之神臣有以見皇上畏天憂民救荒恤患之心無所不用其極雖雲漢之詩所謂旱旣太甚散無友紀靡神不舉靡人不周者何以過之臣惟陝西山西地方連年災傷米價貴甚閭閻小民貧難者多殷實者少雖奉上項恩例恐願納者寡焉能濟衆臣思流民缺食無計聊生拊循失策必爲

盜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京各倉及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留一二十萬石賑濟本處飢民及四方流來之民以消後患如河南兌軍糧米無徵亦須別作擘畫仍敕各處巡撫巡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于該管地方卽便加意調恤不許驅逐致令失所且人一日不再食則飢兩三日不食則病不能起五六日不食則死此救荒

當如拯溺救焚宜急而不宜緩緩則無及矣臣深慮各項納米急不能得有誤賑貸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速發出賑濟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銀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危就安轉禍爲福有以見皇上深仁厚德含生之類益將感戴于無窮矣 疏入帝從之

進大學衍義補奏

成化二十三年

邱濬

臣竊見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于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

齊家之要而于治國平天下之要缺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缺略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又于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缺也前書主于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于事

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開寫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土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于語言文字之外

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政之萬一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于今時之宜者矣于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于

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
 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于此書皇上親政
 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天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
 其皆可用儻採于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于施行以成
 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
 之一則臣學為有用而歿為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
 之至為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
 四十冊隨本上進 疏入帝下內閣議行

漕運議 成化二十三年

邱濬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稞稻以

給幽燕原註見唐杜甫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

則始于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

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

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

運不專于海道也原註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邱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濬縣淇門

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

中以江淮江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

專仰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原註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

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
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
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
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
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
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
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
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
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攷

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
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
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之時習見海運
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
曰陸曰海曰河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
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
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卒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
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
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寧過慮而不爲臨事之悔

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爲備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正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爲遠慮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

原註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

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

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

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猝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

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回避則回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卽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卽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時通番航海之人

原註許其自首免其本罪

及行廣東鹽課提

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卽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

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爲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爲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旣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于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貯照依現式造爲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

畏淺故宜輕海舟畏漂故宜重假如海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脚費比漕河為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去

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苦于運河窄淺船艫擠塞腳費倍于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為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須貨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說者若謂海運險遠恐

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歷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說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于所失之數矣此策旣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謹議 議奏帝不納

陳時事疏

成化二十三年

鄒智

臣惟體乾者人君之職贊化者宰輔之事陛下之于輔臣有缺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旣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于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于議事之時又唯唯諾諾若不能然忸忸俛俛若不敢然甘于模稜恬于伴食此陛下所以旣任而疑之也臣竊

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辜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號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爲夏竦則黜之孰爲夷簡則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則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小人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于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

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羣居終日罔思盡職甚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隨之其誰吾聽耶嗚呼旣不進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于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沈之輩廣求風節之臣使之得展底蘊言有可採次第施行則天聽于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于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

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特以其所言所行利于公室而不利于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尙書王恕元勳碩德顧削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亮直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斥之或疎之或竄之使不得一遂此豈上天生賢之意哉臣願陛下將王恕等分居要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于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者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

禍亂之原故凡寺人之徒惟供掃除之役頃年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刑餘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撫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于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于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以應事耳臣願陛下思義理之難窮攷之于經驗之于史會之于心體之于身無一日之不然則所

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疏入帝不納

論濫陞內官奏

弘治元年

王恕

臣伏觀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縱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陛下前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也臣于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

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爲濫而陞之似乎不可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于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登寶位治近習蠹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

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恐不可得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幾也可不慎歟況今北敵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陛下自今伊始于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臣誠激于中詞不能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疏入有旨這起內官隨侍春宮年久因遇節日各量陞一級了罷

請講學聽政疏

弘治元年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于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異世同心孟子于侯國之君尙陳堯舜之道況逢天王之明聖者乎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于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者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于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爲而天下治也陛下

御極以來放遠奸邪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勤政若此可謂堯舜之君故天下翹首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臣昔忝侍從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闡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何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于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行何由識

之退朝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于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言而已至于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于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廢之豈能始

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
二朝以聽政其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
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
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覆解詳釋旁引曲喻
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
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
何者爲賢何者爲否政事何者爲得何者爲失天下因
何而治亂歷代爲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

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經書典訓及歷代諸史百
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大臣講官使居前殿
之右廂凡遇題奏或有奇字奧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
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外朝之時多處深宮之時
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萬幾閒暇之際湛然
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必使心
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于內者深而出治
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
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

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分而裁決之鎮守撫按及府衛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陳地方之事亦畧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勿至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之論而審行之其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批答凡大小官員當奏事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顏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利弊兵

民休戚年歲豐歉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議行之其讒佞諂諛者斥逐之愚蠢狂直者容恕之謇訥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諭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卽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疏入帝從之復午朝召大臣面議政事

講明律意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巡按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攷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于本衙門遞降叙用欽此欽遵外竊惟國家大事莫先于刑獄刑獄所重莫先于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自古帝王莫不慎刑獄而重民命也仰惟

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于五六爲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重會衆律親御宸翰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于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于律意務爲講明鞫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冤民矣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

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
大至于人命一有所冤關繫匪輕且如強盜窩主重在
造意若窩藏強盜而不曾造意同謀雖分贓亦難問擬
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讎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
挾私讎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至死亦可止問擬
因公毆人至死徒罪又如故殺鬪毆殺人若兩人相爭
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鬪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
人于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
忽略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

因公事毆人致死本無私讎故勘情由而俱問擬斬罪
者有本係鬪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卻
擬鬪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
斬罪輒取情真罪當奏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
姦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凌
遲處死姦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爲是以重作輕者非一
查得數年之間天下布按二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
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
決幸蒙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著恭遇

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強盜無贓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近日辦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含冤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以傷和召災者果誰之咎歟法司尙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惟聽于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攷校之故也臣愚乞敕兩京

法司堂上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辯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並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按治去處遵依大明律內事理從公攷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並

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敕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辦事進士就令與現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獄無枉抑而世底刑措之美緣係講明律意以重人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疏入帝不納

請勤政事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爲法乾健以勤聖政事照得近來各處具奏地震而雲南尤甚邇者天象示警彗星偶見此皆上天仁

愛皇上之意也皇上憂勤惕厲減膳撤樂凡有遊燕悉爲停止此又應天以實而不以虛文也將見彗星漸消與宋景公一言而熒惑退三舍者無異信乎天人相與之際甚不偶矣臣惟帝王之德莫先于勤勤則裁決萬幾而無少壅滯上天之道惟在于健健則發生萬物而無或差忒是則天道聖德實相脗合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皐陶之告禹亦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史書美大禹曰克勤克儉是皆以勤而成聖德所以載之經史而垂光萬世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至

憲宗純皇帝俱昧爽視朝早朝後日每二次裁決在京各衙門並天下一應章奏或有大政事復召大臣面議而行此我朝列聖之定規也恭惟皇上膺上天之眷命紹祖宗之鴻圖卽位之初宵衣旰食勵精圖治視朝決事悉遵祖宗舊規日長時月每日又有午朝之舉誠足以媲美古帝王而克紹祖宗也近年以來視朝稍晏間或早而復晏日止裁決章奏一次此固皇上頤養天和保固皇躬雖得君逸臣勞之道但所其無逸帝王所重仰惟皇上清心講學節膳寡慾聲色不邇貨利不殖篤

志以求道游藝以養心雖古帝王祈天永命之道亦不過此又豈待于他有所求哉今視朝固亦早矣但日止裁決庶事一次非所以率由舊章而垂法後昆也甚有以掩皇上勤政之心其于聖德所關甚大臣竊惜焉伏望皇上自今法天道之健遵祖宗之訓每日二次裁決庶務而視朝常常如此則聖心之勤不異于初政祖宗之規不改于今日其于聖德實非小補而底堯舜之治亦不難矣伏乞聖明留意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 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五

御選明臣奏議卷六

陳治道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竊惟贊襄治道固在于百司糾正百司莫先于風紀
風紀振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
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爲先務焉洪
惟我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
史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都布二司軍
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郡縣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
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

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以姦究得以逞其邪謀羣小得以恣其欺妄賄賂公行紀綱日紊帑藏錢糧浪費空虛貪官污吏肆無忌憚仰惟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姦邪敗露羣小屏逐風紀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于今日矣臣猥以庸材荷蒙聖恩擢總風紀受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己無由答知遇之隆進言納忠庶幾効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皇上留心採納俯賜施行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題請旨一選

賢能以任風憲竊惟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我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朝廷頒降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年進士復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凡遇御史有缺止于進士出身知縣並行人內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者所以未盡得人臣愚乞敕吏部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並布按二司官各于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

縣內從公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奏遇有御史員缺吏部據此並于攷滿行人博士內行取如果六年以上知縣員少于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本院官攷選具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爲之振肅矣一禁摭拾以戒臧官自古重臧吏之法所以爲安養斯民之計也蓋臧吏之害良民猶稂莠之害嘉穀故我朝于文職官吏受臧不分臧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罷職永不敘任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臧吏

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巡按御史並按察司官拏問貪臧官吏事無所枉俱不敢摭拾具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酷十數年來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臧等項重情巡按御史按察司官行提到官對證明白律該爲民充軍者往往讎怨原問官員摭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奏准差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辯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國體沮壞風憲莫甚于斯所以風憲官員互相效尤各保職任坐視

賊官不敢究問以致法度廢弛貪污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臣愚乞敕法司今後凡貪賊等項官員被巡撫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贓私律該爲民充軍不分已未發落妄捏虛詞摭拾原問官員者或另行差官或備行巡撫等官先行提弔一千人卷勘問明白別無冤枉委係摭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分充軍該爲民者發口外爲民若御史按察司官果有枉問及違法情罪明白參奏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者行提來京情輕者候巡按滿日到京參送問罪

不許輒便將御史等官一概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囚犯一同取問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于所屬張掛曉諭如此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一擇人才以典刑獄竊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我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于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所理問斷事司斷事及各府推官有缺俱于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尚不得人近年以來吏部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

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概以年老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問刑之際止憑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于此及各處巡撫巡按並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項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尤爲誤事臣愚乞敕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兵備等官有缺俱于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除授推官理問斷事有缺俱于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

概濫除仍乞敕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爲心以人命爲重務求真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例擅便差遣有誤問刑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致于枉濫矣一責成效以革姦弊洪惟我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以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獲安也其分巡分管官常川在外徧歷所屬接受詞訟禁革姦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污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有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

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隳而姦弊滋甚也必須定與期限庶可責其盡職臣愚乞敕各處巡撫巡按等官今後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每處所住不拘日期凡貪官污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過贓污官吏名數追過贓罰等項數目及完過勘合詞訟分管官將催完過錢糧撫安過人民並一應合行事

件各開報撫按處查攷撫按回日仍具略節總類開奏乞敕該部候三年六年攷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諉避事曠職苟祿不依期限擅自回司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奏究問若有地方緊急事情應回與撫按官計議者不拘此例如此則官無瘵曠而姦弊爲少革矣一申命令以修庶務洪惟我朝洪武永樂以來于各邊添設將官假以節鉞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以方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修飭邊備以防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之福彼

時各官奉公守法仰副委託所以朝廷無外顧之憂生民免流離之苦近年以來各邊將官中間多有指以進貢爲名肆意科斂軍士廣置第宅恣情燕樂軍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修一遇有警動輒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遷瘝曠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任其滋蔓此皆方今之弊而所當痛革者也伏望皇上降敕切責各邊鎮守總兵並各處都布按三司及巡撫官員務要下思安享祿位之榮上念朝廷付託之重洗心滌慮改過

自新爲鎮守總兵者用心操練軍馬修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巡撫三司者務使朝廷恩澤之下布郡邑貪污之斂跡倉廩充實軍民安妥凡百政令無不修舉如仍蹈前習許巡按御史從公糾舉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益修矣一逐術士以防扇惑竊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姦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正也故我太祖高皇帝于大明律及皇明祖訓皆惓惓以致意焉其所以鑒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深且遠

矣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果報一切邪術人等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來李孜省鄧常恩之輩夤緣妄爲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然雖敗于一時誠恐復于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臣愚乞敕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並錦衣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于所管地方逐一挨訪除軍

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京潛住妄言禍福者俱要趕逐出京若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者捉送法司問擬明白軍發極邊衛分充軍民發口外爲民仍乞敕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檢但有前項之徒及不係內府工作人役擅入皇城者就便拏獲具奏送問如有故違事發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于扇惑矣一擇守令以固邦本洪惟我朝設官分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

臻治理今在外之官方面固重而守令爲尤重蓋守令爲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往年知州知縣未盡得人該大學士李賢奏准凡遇朝覲之年吏部于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赴選遠近攷選銓除臣在陝西巡撫之時亦曾具奏于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州知縣有一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吏部每逢攷選之時無堪任守令之人以此遲遲正官旣缺佐貳管事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且堂堂天朝豈無其

人蓋因拘于附近年月所以不得越期除授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實用臣甚惜之乞敕吏部查照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年一次于聽選舉人監生內攷選年力精強堪任知州知縣者若干人臨時于各衙門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補仍豫訪州縣之繁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其四川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年之上方得到任若候缺到方纔除去不無太遲亦須照缺豫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于一年之久至

于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繫甚大尤宜慎選陞用俾嚴攷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攷是實轉達吏部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修矣一嚴攷覈以示懲勸洪惟我朝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攷滿之時本衙門攷覈後俱送都察院攷覈初任稱職者朝廷給與誥敕封贈其親不稱職者不得關給且有黜焉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卽古三載攷績黜陟幽明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攷覈人無異言近年以來各衙門屬官因

見本堂上官攷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攷作不稱職者輒便捏詞具奏或造謗言原攷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祖宗勸懲之典廢弛殆盡若不從公攷覈無以警戒百司臣愚乞敕六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攷覈屬官務要察其平昔行止斟酌出與攷語若本院攷覈不稱職官員敢有似前捏詞妄奏原攷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蹟明白劾奏有贓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係廉能而御史挾私攷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此庶舊典

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警戒矣一禁公罰以勵士風竊
惟科罰科斂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
愈盛天下府州縣官員不才犯此者固多中間有等曾
經旌異或上司禮待稱爲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罰取
百端一年之間所罰銀不下數百餘兩甚至千有餘兩
者誠恐議論欲掩人之耳目或領支修理學校或給發
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己者十常八九其三司
官指以公用爲由亦各濫罰財物憲宗皇帝明見此弊
之甚曾降戒諭之敕比之穿窬之盜今弊猶存並不知

改且兩京爲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
影直兩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
物者亦有及供送柴薪阜隸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人
措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臣愚乞敕各處巡撫巡
按並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加禁約所屬不
許似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得實
不分有無原告就便拏問如律其三司官尤須律己正
人毋蹈前轍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卽便糾劾仍乞敕兩
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敦廉恥之風共助維

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爲不偷矣一廣儲積以足國用竊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省財節用恒以國用之不足爲憂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賞四夷不過綵段所以內帑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近年以來羣小用事妄興造作欺罔多端以致府庫爲之空虛天下爲之困憊皇上嗣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況天下府州縣倉廩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亦止有二年之用萬一邊方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以濟興言至此深可寒心臣愚

乞敕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方面府州縣衛所大小文武官員及各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共該支本色俸祿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穀用如果不足作何區處使不缺乏及內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貫或鑄銅錢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閱辦天下之稅課或清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足國之計無擾于民有益于國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積儲可廣而國用爲之不乏矣一恤士人以防後患竊惟思患豫

防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竊見順天府所屬固安永清武清灤縣及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永樂年間原安插外民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齒日繁雖同編氓終係各俗卽今精壯男子恐有萬餘爲官者止憑俸祿而俸祿爲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爲不增況其官折俸銀兩比先年間按季關支近來過二三季或一年不得關支者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爲盜行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事之可憂莫大于此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無後患臣

愚乞敕戶兵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長官折色俸糧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外民如果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閒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各人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爲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管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弭後日之患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于後日矣一清僧道以杜遊食竊惟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繫急者僧道是也蓋當緩者僧道也所繫急者

民食也若視僧道爲緩而不嚴加清查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恒不足矣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額設僧三萬七千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餘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可足京師一年歲用之數況又不耕不蠶賦役不加則食之者衆而爲之者少矣其

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于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修寺觀徧于天下妄造經典多于儒書敗化滅倫蠹財惑衆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于僧道者過半民食不足未必不由于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查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臣愚乞敕禮部通查天下並在京寺觀共若干處僧道共各若干名除額度之數外多若干名如果數多旣已關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故違再言度僧

者許科道官糾劾拏問仍通行各該撫按等官督責官司嚴加查勘但係新修私創寺觀即便圯毀併于古刹大寺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道童卽令還俗當差敢有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行道童收爲徒弟者各問發口外爲民寺觀住持還俗爲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同所司官員容隱者亦治以罪仍通行天下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致故違重甘結狀付所在官司查攷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坐費矣一敦懷柔以安四夷竊惟四夷來貢者慕化

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肇造丕基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震朔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饜飫自成治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食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酒飯甚爲菲薄每樣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食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四夷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筋傳之四方豈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外人

怨言亦嘗具奏蒙憲宗皇帝敕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四夷禮部該司官並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恐年復一年益加苟且此事雖小關係甚重臣愚乞敕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累朝奏蒙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飯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午門外供給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似前剋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

光祿寺官並局長等參奏拏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四夷之歡心矣一節財用以蘇民困竊惟治國莫先于愛民愛民莫先于節用仰惟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重下寬恤之詔示以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之言天下蒼生無不欣戴且我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富足故雖外征北邊內營宮殿樂于趨事未嘗告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覺困自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等官爭以進貢爲名科取百端民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陝西連年荒旱不收有司素無儲積民

之死亡過半田土荒蕪而糧稅如故北直隸山東之民
養馬供柴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及供
兩京內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若非節
財之用生養休息十數餘年豈能蘇其困憊然節用之
道必自內府減省始臣愚乞敕戶禮工三部各查內府
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用之物
如油蠟猪羊雞鵝及擡柴夫工價銀兩等類某年用若
干某年添若干通查明白逐一上陳御覽斷自宸衷量
加減省若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就爲定例不許

各衙門再行具奏增添尤望皇上自今凡百用度賞賜
更加撙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
之盛德復見于今日而民困爲少蘇矣一足兵戎以禦
外侮竊惟爲國之道足兵爲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洪
惟我太祖高皇帝創建之初設衛籍兵天下之軍共有
數百餘萬卽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絕者過半蓋由里
老埋沒而無冊籍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
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二三雖解到衛所而隨
逃者十常八九若再加百年絕故愈多此軍士消耗之

弊如此也其現存之軍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趨運糧儲江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了一二千名居重馭輕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之上然多有名無實況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現存之弊如此也消耗之軍既不能復現在之數又不堪用兵戎誠爲不足遇警將何調用況今邊騎猖獗于甘涼出沒于西北強賊又哨聚于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臣

愚乞敕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府州縣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審勘無差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卽便改正仍收備照務要磨勘明白除年遠盡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鈔謄一本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常虛應故事庶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憲宗皇帝山

陵畢日乞敕兵部徑自具奏請命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各營總兵官將現操軍馬逐一查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官軍乞敕南京內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體清查仍乞禁約管軍官員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日各另回奏仍造冊送兵部查攷其現在軍士務要著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爲有備矣 疏入得旨這本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來說

防邊患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爲豫防邊患以保重地方事臣竊聞事貴早圖患當豫防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制治于未亂凡事固然邊患尤甚竊照甘涼地方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蒙古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兩郡相合不下數十餘萬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方誠爲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

屯聚重兵故我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無事干戈後至正統初年多爾濟巴勒等爲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保喇瑪拉噶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將出師未能勦平旣而寧夏副總兵仇廉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輕率寡謀被敵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敵入河套侵擾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爲寧靜近自成化二十年以來所在搶掠官軍失事先因進貢等項各該衛所罷困已極敵人知我虛弱益肆猖獗且陝西路

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彼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咨文該甘涼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具奏敵人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在各城堡官軍所報不曰追至某處路遠天晚恐墮賊計掣兵回還必曰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俱被鈎拖去訖未嘗見奏有挫劬賊鋒斬獲賊級數多者止是陝西靖邊衛官軍斬獲敵人首級三十七顆而人民被其擄掠者亦不知其幾何況

邇因甘涼等處缺糧陝西臨鞏二府人民已經趨運數次困苦不勝近該巡撫甘涼都御史羅明差來奏事舍人石玘臣等詢問說稱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敵人自涼州直抵陝西蘭州一帶入境搶掠四五日得去頭畜人口不知其數今甘涼總兵等官奏稱止被敵人搶去夜不收馬五匹且前項敵人連年搶掠每得厚利邊將畏懼罪責往往惟務隱蔽誠恐敵人窺知我邊糧缺兵寡卽日天氣炎熱遠遁窮荒固覺無事但恐秋高馬肥弓勁之日糾合別種部落擁衆入寇我邊無

備不無又遭蹂躪年復一年敵人益爲得志而甘涼之地大有可憂思患豫防不可不慮乞敕兵部計議甘涼各城現有馬步官軍若干若敵人擁衆犯邊有無足穀調用如或兵數不足豫調何處客兵前去截殺雖曰延緩調兵三千往來不常久駐則虛費糧草頻回則徒勞士馬遇敵入侵緩不及事如何爲宜及行彼處總兵等官計議敵若擁衆侵犯用何方略挫其初來之鋒設何奇謀遏其深入之勢敵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進糧運從何而通方略早定人馬豫集務使敵人大遭挫劓

不敢犯我邊方用紓朝廷西顧之憂永絕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奏期于必行仍乞敕戶部查算甘涼各城現在糧草若干可穀彼處軍馬幾年支用如調客兵有無缺乏如或不足作何措置使糧草有數年之積不致臨時有缺乏之虞若再令腹裏人民趨運千里饋糧民有飢色樵蘇後爨師無宿飽皆兵家所忌況陝西之民瘡痍未復尤非所宜前項二事先時計慮猶恐爲遲若臨時方籌不無誤事事之大有可憂者無過于此故我皇祖訓有曰外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征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者正慮此耳臣等叨任大臣濫總風紀苟有所聞事關地方不敢緘默 疏入得旨說的是邊防大計兵部便計議行

請卻賽瑪爾堪進獅子疏

弘治二年

倪

岳

臣謹奏看得賽瑪爾堪所進獅子乃外番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畜留之于內旣非殿廷之美觀置之于外亦非軍伍之可用日逐餵飼之費及所賜銀幣等件俱係府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真偽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

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番人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尙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竊爲朝廷惜之蓋因各番先于成化年間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踵復來今若不爲處置則今次旣去後次復來一處旣然各處倣倣以朝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遠番之心貪得無厭何哉臣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卻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敕諭止朝

鮮白鵲海青之獻皇上踐阼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騷擾之弊旣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四月內因迤西番人進貢玉石等物卻令帶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爲聖德恭儉蓋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而一致由是而終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又將賽瑪爾堪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仰窺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爲聖德之累但恐有以

先年事例爲言容其到京則經過道途騷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于陝西甘肅驗放起送卽今現一起哈瑪爾丹等一十八名到京爲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聽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番商詭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旣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僞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旣從陝西又從海道濫冒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路啓意外之虞卽今各處地

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卻乃疲中國以供遠番費有用而易無用臣愚見深謂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番人詭冒之奸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卻所貢仍差的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撫或巡按及合屬司府官就于所在地方支給官錢量爲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腳力送回廣東量子賞賜嘉答其意將原來船隻官爲修理著令撐駕回還仍請敕一道曉諭阿哈瑪特王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依常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路

赴京爲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諸國知明天子之所爲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崇俊良益修政治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域無警萬邦賓服如此則雖四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猙獰異獸亦何足以爲明時之輕重哉再照鎮巡等官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眞臘暹羅滿刺加瓜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該于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賽瑪爾堪差來進貢旣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

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番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奏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卻乃卽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亦合參究伏乞聖裁 疏入帝從之

請嚴捕近京盜賊疏

弘治二年

余子俊

臣竊惟京師乃宸居所在四方萬國所歸人煙輳集買賣繁華實有一等不務生理各處逃往軍匠囚徒心腹相結三五成羣爲非作歹人號喇虎迨至家業蕩盡卻乃賭博抹牌下棋打雙陸踢氣毬贏者得財仍恣所欲

輸者喪氣袖手無爲遂至飢寒迫切發起盜心往往京師肆行劫掠防微杜漸誠不可緩乞敕五府六部六科各差有力量屬職官共五十五員內給事中五員會同錦衣衛堂上官并巡城監察御史督行五城兵馬司順天府委官通將城裏城外官民排門不越一家取勘果有容留賭博不務生理來歷不明軍匠囚徒等項許于各官處出首係民者送戶部係軍者送兵部係匠者送工部遞發原管官司收候無籍貫者送五城兵馬司監候事畢另議定奪以後再有逃來者查係發遣之數果

曾原犯死罪遇蒙恩例得免仍送原問衙門擬以死罪鄰右窩家今次並以後容留隱蔽不舉俱與犯人同罪各官就行審編火夫除例該優免本身戶下二丁及止優免本身及官員優免本身一門外其餘大小人家不拘幾丁盡行編爲火夫輪流坐舖每夜務勾一十五名并力捕盜務在得獲不獲者巡城御史參奏責戒鄰右不行救護者就行送問獲賊之日要問出窩家不服審編及審編不出者果係應請旨者具實參奏餘人就行送問其火夫文冊各官將稿付與兵馬司類造仍乞敕

禮部查例禁約官民人等本等衣服靴帽等項不許僭分過侈以足財用以省奸盜其迤南北直隸三路軍衛有司照舊設立火夫防護道路及禁約往來人等早宿明行不許中賊奸計如果遇賊勢不能敵星馳通報京營差去把總官員撲捕毋得隱匿再乞聖旨榜文將前項弭盜事由詳載于內昭示臣民以爲遵守各官此外再有所見何者爲致盜之弊何者爲弭盜之方俱令條奏以俟酌行臣謹奏 疏入帝從之

恤民弭災疏

弘治二年

馬文升

臣謹奏照得先准禮部咨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傳奉聖旨近日京城雨水爲災南京又奏大風雷雨之異朕當檢身飭行祇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各加修省勉其圖報毋事因循各衙門政事有缺失當舉行改正的斟酌停當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轉行到臣除仰遵聖諭痛加修省及將本部當舉行改正事宜先行條奏外臣惟天命人君以出治人君命臣以分治皆所以爲民也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能愛養斯民使得其所深仁厚澤洽于民心故今百十餘年民之愛戴無異成周但

生齒日繁地土有限豐收之年尚可度日一遇凶荒輒多餓殍况邇年以來差役繁重科派無度且如京畿之民既有擡柴砍柴人夫每名一年用銀二十一二兩雖曾減去四五兩尚有一十六兩之多又有寄養孳生馬匹京班阜隸各閭閻夫及內府各衙門黃穰苗撞竿等項差辦非止一端每一州縣一年多者用銀三四千兩少者一二千兩至如通州雇倩接應人夫一年各縣協濟亦用銀數萬餘兩而稅糧馬草不在其數往年全靠多餘土地幫助近被皇親功臣勢要之家占奪已盡民

之困苦所不忍言嗟怨之聲盈于道路致災之由恐在于此非獨畿甸之民如是而天下之民皆然又如南京內官監成化年間具奏徑行南京工部坐派南方各布政司銀硃土硃生漆鐵線肥阜各五萬斤共該用價銀二十餘萬兩其他買辦又不可勝計民困財竭誠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幸遇皇上嗣登寶位以來布德施惠節儉愛民凡百無益之事悉皆革罷然猶有災異者此蓋天心仁愛示此儆戒正欲皇上仰體祖宗之心以安養斯民以撙節財用以培植國家而鞏固皇圖于億萬斯

年也且天下之民固所當愛而畿甸之民尤所當深愛也今順天等八府之民既有前項徭役又遭此水患加以秋收無望卽今已有缺食流移者冬末春初必須賑濟若徭役不減照舊徵收是所濟者不及十之二三而取于民者十之八九內而飢寒切身日無所給外而嚴刑峻法日加箠楚隨濟隨追欲民之不逃亡不餓死豈可得乎其追賠馬匹擡柴夫役已經兵工二部覆奏暫且停追外其餘科派徭役尚多若不通行查勘痛加減免不惟逃亡餓死又恐致有意外之虞自古人君欲回

天意而弭災變必先愛民而節財用伏望皇上法成湯之子惠困窮思周文之惠鮮鰥寡乞敕戶部速行巡撫直隸都御史轉行順天等八府除糧草外各將本府所屬現今一應買辦歲辦併各項徭役共若干項每項用銀若干兩通共用銀若干兩作急具奏候奏報之日該部會同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科十三道從長計議某件合當暫且停免某件合當量爲裁減中間果係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者該部支給官錢買辦送用仍通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並南直隸應天等府今後每

年終將奉到兩京各部勘合坐派所屬一應買辦物料及歲辦之物備開件數併該用價銀數目備細具奏仍照前會官計議當裁減者奏請裁減當停罷者停罷永爲定例內外諸司衙門敢有故違擅自朦朧具奏增添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究治仍乞敕戶部豫先區畫賑濟被災州縣飢民錢糧以備臨時之用併將各免糧草作急定奪蠲免庶民困少蘇天意可回災異可弭而祖宗之鴻業可以保之億萬年而不替矣臣叨居大臣同國休戚覩茲災異義所當言不敢緘默 疏入得旨是

戶部知道

正罰俸疏

弘治二年

馬文升

臣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及謁見園陵若朝會行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欽此又伏覩大明令內一款凡民官月俸錢米相兼罰俸止罰俸錢軍官月俸錢米如遇罰俸合與民官一體折算追罰俸錢欽此此我聖祖立法蓋因文武官員凡有小過輕犯不卽加罪止是罰俸而又止罰俸錢猶存俸米使之得以養其妻子不至失所情法兩盡其仁愛優恤臣下之心雖古帝

王無以加矣但令內所載年久未曾申明近年以來文武官或有大小罪責荷蒙朝廷寬容罰俸有一月二月者有四月五月者戶部行令將月俸不分錢米盡行住支況邇因水旱災傷倉糧數少卽今各官月俸止支本色米三分折色錢鈔七分若不分錢米全不關支妻子無所養贍未免啼飢大官猶可小官何以度日誠非聖朝頒祿養廉旣富方穀之意也恭惟皇上嗣位以來凡事法祖一應舊章悉皆舉行天下臣民不勝慶幸乞敕戶部遵依大明令內所載事理通行在京大小衙門今後凡奉欽依罰俸者止將月俸折色銀鈔照數住支仍存本色養贍妻子庶祖宗舊章得以昭明罰俸官員感蒙惠澤臣叨任大臣事干國體所當言者不敢緘默疏入得旨是

進鹽場圖冊疏

弘治二年

彭韶

臣伏聞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其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以豳風無逸親書以進者有以農桑耕織繪圖以進者甚至有獻流民圖者要之豈能盡夫民間百色艱難之狀但于深宮之中

卽是少寓目而動心焉亦不至草芥以取之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士大夫少知之者況于在上之人乎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謹爲陛下陳之海鹽煎熬全資人力竈戶饒給之家丁多力盛因山海自然之利無門戶不足之憂誠與樂土之民等也貧薄之人雖有分業塗蕩然自來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末免豫借他人凡是煎課餘利盡還債主而本身之貧有加無減故其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

守則無人不守則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汲海午汗如雨雖至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雖至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之苦也不分寒暑無間陰晴日日有課月月有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咆哮如虎旣無現鹽又無抵價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加有疾病死喪等事尤不能堪逃亡別處則身口飄零復業歸來則家計蕩盡誠爲去住兩難安生無計孟軻謂窮民無所歸此等

是矣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蓋雖未能使之頓如其願然亦足以示朝廷存記不忘之心彼將有所感動仰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鹽場景象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寫成冊上進伏乞萬幾之暇俯垂睿覽庶幾目擊貧竈之迹臣不勝願幸之至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六

